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月令輯要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　瑩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王　鍔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月令輯要卷二十三

晝夜令下

雜紀

信宿 原詩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郭泰別傳林宗過薛恭祖恭祖問曰聞足下見衣冠高車不停軌鑾不輟軛從叔度乃彌日信宿也

卜晝 原左傳陳敬仲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增說苑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傞傞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

出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

中宿　增左傳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濵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

多鼓鈞聲　增左傳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三呼餘皇　增左傳吳伐楚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使長鬛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包胥乞師　增左傳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絶聲勺飲不

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涉江鳴鼓 增國語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

司夜神 增山海經羽民東有神人二八連臂為帝司夜於此野其為人小頰赤肩盡十六人郭注晝隱夜見

甯戚飯牛 原甯戚飯牛歌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呂氏春秋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

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夢神龜 增莊子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髪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

厲人生子 原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陶潛命子詩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

有巢氏民 增莊子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

夢遊華胥 原列子黃帝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

從漚鳥游 增列子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上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狙公詐狙 原列子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

想夢增列子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覺夢苦樂原列子周之尹氏大治産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宫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我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寛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焦螟　增列子江浦之間生麽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䚡俞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孔周三劍　增列子孔周有三劍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焉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

朝暮晨昏　原管子曰有朝暮夜有晨昏玉篇朝早也旦也又暮日入也釋名晨伸也旦而日光復伸見也又昏損也陽精損滅也

治氣原孫武子朝氣鋭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鋭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晝夜戰增孫武子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吳子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旛麾為節夜以金鼓笳笛為節

期蘆碕增越絶書子胥乃南奔吳至江上見漁者曰來渡我漁者知其非常人也欲往渡之恐人知之歌而往過之曰日昭昭侵以施與子期甫蘆之碕子胥即從漁者之蘆碕日入漁者復歌往曰心中目施子可渡河何為不出船到即載入船而伏

過書舉燭原韓非子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悦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悦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

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丹邱增楚辭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注丹邱晝夜常明也

濯髮晞身增楚辭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朝雲行雨原宋玉高唐賦巫山神女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朝滿夕虛增戰國策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曰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

朝入晦歸增戰國策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昔令尹子文未明而入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

一月之積故彼康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也

孔墨用志 增呂氏春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仲尼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

墨子至郢 增呂氏春秋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

不夜城 原史記封禪書成山註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不夜古縣名也索隱曰案解道彪齊記云不夜城古有日夜出見於東境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為名也

魏勃掃門 增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恠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

圯上授書 增史記留侯世家良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恠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

年與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背水陳 增史記韓信傳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詳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信所出奇兵共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勝欲還歸壁壁皆漢幟大驚兵遂亂

呵止夜行 原史記李廣傳廣家居數歲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

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

解鞍縱馬 增史記李廣傳匈奴大入上郡廣從百騎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敵皆驚上山陳廣令諸騎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恠之不敢擊夜半時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郭解居閒 增史記游俠傳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

斬蛇　增漢書高帝紀高帝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

陳寶　增漢書郊祀志秦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煇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寶祠

衣錦行遊　原漢書項籍傳羽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舊唐書張士貴傳張士貴者虢州盧氏人也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東都授虢州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晝遊耳

朝夕池　原漢書枚乘傳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註吳呂海水朝夕為池也

請謝賓客增漢書鄭當時傳當時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

誦書觀星原漢書劉向傳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

日反三舍原淮南子魯陽公與韓遘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

類父似母原淮南子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

鍾山玉增淮南子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白居易詩試玉要

經三日火

夢受秋駕原淮南子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授秋駕於師明日往朝

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

山𤢖增神異經西方深山中有人焉身長尺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蝦蟹名曰山𤢖

焦炎山增神異經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測蓋稟至陽之為質也海中激浪投其上噏然而盡計其晝夜噏攝無極若㸑鼎受其洒汁耳

夜光常滿杯原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杯受三升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

夜思晝行 增孔叢子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師曠喻學 增說苑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

梁灌楚瓜 原新序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

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搆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禍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弗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恠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悦因具以聞楚王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歡由宋就始

射石飲羽　增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為之開况人心乎

過闕車聲　原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令伯玉衛之賢大夫也敬於事上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使人視之果伯玉

會燭夜績原列女傳齊女徐吾與隣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妾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為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為暗損一人燭不為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遊蘇臺增吳越春秋闔閭治姑蘇之臺旦食組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

念復吳讐增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讐非一日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中夜潛泣泣而復嘯

家號諸生增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耶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曰諸生

讀書禁中　增後漢書班固傳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廵狩輒獻上賦頌

入直臺郎　增後漢書鍾離意傳藥崧者河内人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杫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

孝先晝卧　增後漢書邊韶傳韶字孝先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私謿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静與孔子同意師而可謿出何典記謿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

梁上君子　增後漢書陳寔傳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

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

研精禮儀 增後漢書曹褒傳褒少篤志博雅疎通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尹班相得 增後漢書尹敏傳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桑下宿 增後漢書襄楷傳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

光明殿 原三輔黃圖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中有光明殿皆金玉珠璣為簾箔處處明月珠金陛玉階

晝夜光明

太乙燃藜原三輔黄圖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禄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説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曰余畧授子焉

豹髓鳳膏增洞冥記帝常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光不滅有雙蛾如蜂赴火侍者舉麟鬚拂拂之

獸鳴星增洞冥記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尋則沒也星出之夜野

獸皆鳴別說
謂之獸鳴星

春歸樂增洞冥記元光中帝起壽靈壇高八丈帝使董謁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王母駕元鸞歌春歸樂謁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繞梁三匝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

鼊鼉增洞冥記影娥池中有鼊鼉望其羣出岸上如連璧弄於沙岸也故語曰夜未央待鼉黄

乞薪照讀增洞冥記郭瓊東郡人也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曾宿人家乞薪自照讀書晝眠眼不閉行地無迹帝聞其異徵焉原唐書張誠傳誠夜爇薪讀書母恤其疲奪火使寐不肯遂誦經史工辭章

赤瑛盤原拾遺錄漢明帝月夜宴羣臣於照園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為盤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櫻桃

一色羣臣皆笑云是空盤

遊息 增中論晝也與之遊夜也與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

胎教 增女孝經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邉立不跛夜則誦經書朝則講禮樂其生子也形容端正才德過人其胎教如此

桑下坐語 原蜀志龎統傳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人士之冠冕

種瓜自給 增吳志步隲傳隲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神珠 增十三州記僧彊疊國在天竺南佛寺三十餘所其地有神珠非玉石晝夜於國中光明於日珠徑一寸其色正碧

斗牛間氣 原晉書張華傳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因登樓仰觀煥曰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因問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尋之可乎煥許之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

彈廣陵散 原晉書嵇康傳康嘗遊於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

甕間盜飲　增晉書畢卓傳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

談老子　增晉書陸雲傳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元學自此談老殊進

聞雞起舞　原晉書祖逖傳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

運甓　增晉書陶侃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

優逸恐
不堪事

夜造霍原 增晉書霍原傳原少有志力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遊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

目疾方 增晉書范甯傳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蓰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賜孝子粟 增晉書劉殷傳殷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

晝鉏夜誦 增晉書徐苗傳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

夢鳥 原晉書羅含傳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采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

夜詠申旦 增晉書顧愷之傳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遥賛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

採梠增晉書夏統傳統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

道壇朝拜增晉書張忠傳忠居依崇巖幽谷鑿池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

闇中取物增晉書石垣傳垣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

腹光照室增晉書佛圖澄傳澄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於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納腹中

夢授日精增晉書劉元海載記元海父豹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

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

童子獻劒　原晉書劉曜載記曜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三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曰神劒御除衆毒曜遂服之

猛獸避路　增晉書馮跋載記馮跋與其諸弟逃於山澤每夜獨行猛獸常為避路

子路戰鯷魚　增搜神記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皁衣高冠大叱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沒手仆於地乃大鯷魚也長九尺餘

黄雀贈環　原搜神記漢時弘農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黄雀為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為螻

蟻所困寶見憐之取歸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
羽成朝去暮還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
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慎為鴟梟所搏君
仁愛見拯實感盛德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
潔白位登三
事當如此環

服地黃 增抱朴子楚文子服
地黃八年夜視有光

烽火樹 增西京雜記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
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
所獻號為烽火樹
至夜光景常欲然

萬里一息 增拾遺記軒轅黃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
劍旦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

夜織晝遊 增拾遺記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
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

浦

五長星出　增拾遺記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

蒼龍來附　增拾遺記周靈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

貫珠簾幌　增拾遺記越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内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

綠桂膏　增拾遺記王母與胳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

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

珠如星月 增拾遺記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

薛夜來 增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

琉璃屏風 增拾遺記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

觀書記事　原拾遺記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尅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

隔籬聽書　增拾遺記賈逵年五歲明惠過人其姊聞鄰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

五色玉樹　增拾遺記須彌山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

王祥抱樹　增孝子傳王祥後母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

山精　增元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

大石自立 增宋書符瑞志漢元鳳二年太山萊蕪山南民夜聞訩訩有數千人聲晨往觀之見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為足

不侮闇室 增宋書阮長之傳長之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著履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侮闇室

長承萬福 增齊書祥瑞志曲阿縣民黄慶宅左有園園東南廣袤四丈每種菜輒鮮異雖加採拔隨復更生夜中恒有白光皎質屬天狀似縣絹私疑非常請師卜候道士傅德占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鈕文曰長承萬福

斫㵐讀書 原南史江泌傳泌少貧晝斫㵐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握卷升屋

燃糠照讀 原齊書顧歡傳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

止談風月 增梁書徐勉傳勉遷吏部尚書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

燭燒貂 原梁書陸雲公傳雲公善弈棊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為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

跪誦孝經 增陳書徐份傳份性孝悌父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

傭書讀誦增魏書劉芳傳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

溫凊叔母增魏書崔挺傳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

今之皋繇增魏書崔浩傳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皋繇也

賜鹽酒增魏書崔浩傳浩進講書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

書槱夜誦 增魏書房法壽傳族子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槱蘇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

聖小兒 增魏書祖瑩傳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後燃燈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為聖小兒

尺牘百函 原南史劉穆之傳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竹為燈纘 增南史齊武帝諸子傳南海王子罕頗有學母樂容華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於時以竹為燈纘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

晝讀夜誦 原南史沈約傳約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

傳留管籥 增南史朱异傳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

張燈達曙 增南史韋叡傳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

燎麻炬 原南史劉峻傳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鬢髮及覺復

讀其精力如此

食無定時　增南史賀琛傳梁武帝曰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

太山錄事　增南史沈攸之傳攸之弟雍之孫僧昭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為太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

刻燭成詩　增南史王僧孺傳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蕭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邱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孝容感夢　增南史裴子野傳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旦召視如夢

俄而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

二時講 增南史徐孝克傳東遊居錢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大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

還錦授筆 增南史江淹傳淹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罷歸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邱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投壺梟 增南史柳惲傳齊竟陵王嘗宿晏明旦將朝見惲投壺梟不絶停輦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匹

鐘鳴為限 原南史邱仲孚傳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靈鞠嘗稱為千里駒也

齋名造謁 增南史何思澄傳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齋名必盡

曉暮問視 增北史崔暹傳暹自出身從宦常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跪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辯元理夜久乃還寢

燭燼數升 原北史呂思禮傳思禮好學有才雖務煩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即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

小兒學士 增北史宗懍傳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

晝耕夜誦 增北史崔光傳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

集成晉書 增北史李彪傳晉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毁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統勅尚書唯給筆札而已

雪夜訪戴 增世說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

必見戴

晝動夜靜增世說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夜語不眠增世說王丞相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如是似失眠公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

曲室中語增世說許掾嘗詣簡文而爾夜風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情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雖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覺造厀共乂手語達於將旦

羊曼真率增世說過江初拜官輿飾供饌羊曼拜丹楊尹客來蚤者並得佳設日晏漸罄不復及精

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入幕賓 增世說桓宣武與郗超議芟夷朝臣條牒既定其夜同宿明晨起呼謝安王坦之入擲疏示之郗猶在帳内謝都無言王直擲還云多宣武取筆欲除郗不覺竊從帳中與宣武言謝含笑曰郗生可謂入幕賓也

孝廉船 增世說張憑舉孝廉出都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遥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荅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

古井龍吒 增典范潯陽曇椿世居長沙宅有古井每夜輒聞有如炮竹聲相承謂之龍吒

玉女房　增述異記利州義成郡葭萌縣有玉女房蓋是一大石穴也昔有玉女入此石穴前有竹數莖下有青石壇每因風自掃此壇玉女每遇明月夜即出於壇上閑步徘徊復入此房

石化女子　增述異記陽羨縣小吏吳龕家在溪南偶一日有掘頭船過水溪内忽見一五色浮石龕遂取歸置於牀頭至夜化為一女子至曙仍是石後復投於本溪

鬼姑神　增述異記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能産天地鬼一産十鬼朝産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天橋津　增水經注黎山在黎陽縣故城西憑山為基東岨為河昔慕容元明自鄴率衆南徙滑臺既無舟楫將保黎陽昏而流澌冰合於夜中濟訖旦而冰泮燕民謂是處為天橋津

三峽增水經注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

燃明夜讀增顏氏家訓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辦常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寀綺以才華為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

狼䑛民市增異物志狼䑛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為市以鼻齅金知其好惡

鏡照寶物增地鏡圖欲知寶所在地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也

移燈供佛增佛國記拘薩羅國起精舍高六丈許裏有坐佛其道東有外道天寺外道常遣人守其天寺掃灑燒香然燈供養至明旦其燈輒移在佛精舍中婆羅門恚言諸沙門取我燈自供養佛於是夜自伺候見其所事天神持燈繞佛精舍三帀供養佛已忽然不見

盤古君　增五運歴年記盤古之君龍身蛇首開目為晝閉目為夜

烏夜啼　原舊唐書音樂志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義慶時為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為帝所怪徵還宅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扣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為南兖州刺史因此歌故其和云籠牕牕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

襄陽樂　增舊唐書音樂志襄陽樂者宋隋王誕之所作也誕始為襄陽郡元嘉二十六年仍為雍州夜聞諸女謌謡因作之故歌和云襄陽來夜樂其謌曰朝發襄陽來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置鼓警衆　增舊唐書馬周傳先是京城諸街每至晨暮遣人傳呼以警衆周遂奏諸街置鼓每擊以警衆令罷傳呼時人便之

燭下看書增舊唐書王元感傳元感時雖年老猶能燭下看書通宵不寐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並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

月夜乘舟增舊唐書李白傳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宫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傍若無人

夢授雙燭原舊唐書劉沔傳初沔為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為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在前自後每行常有此光

月夜聞吟增舊唐書錢徽傳徽父起常於客舍月夜獨吟遽聞人吟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

青起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及試湘靈鼓瑟詩即以十字落句

羊髀熟增唐書天文志骨利幹居瀚海之北北距大海晝長而夜短既夜天如曛不暝夕胹羊髀纔熟而曙蓋近日出沒之所

雲陽石燃增唐書五行志貞觀十三年三月壬寅雲陽石燃方丈晝則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則焚歷年乃止火失其性而沴金也

不納詔使原唐書段志元傳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户納使志元拒曰軍門夜不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

視學勤怠增唐書韋陟傳陟家法修整勑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

堂下不與語

案無留辭　增唐書李適之傳適之為刑部尚書喜賔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

把酒相歡　增唐書裴度傳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具燠館凉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

雪夜入蔡　增唐書李愬傳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次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

弘文宿直　增唐書儒學傳序太宗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内學士番宿更休聽政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

紙疊白驢　增明皇雜録張果常乘一白驢一日行百里夜則疊之置箱中乃紙耳

編進千文　原嘉話録千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乃梁武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每字一紙雜然無序武帝召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進鬢髮頓白

燈婢　原開天遺事寧王宫中每夜於帳前羅列木雕矮婢飾以彩繪各執華燈自昏達旦故目之為燈婢

占風鐸　增開天遺事岐王宫中於竹林内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即知有風號為占風鐸

燭奴　增開天遺事申王每夜宫中與諸王貴戚聚宴以龍檀木雕成燭跋童子衣以緑衣袍繫之束帶使執畫燭列立於宴席之側目為燭奴諸官貴戚之家皆效之

夜明枕原開天遺事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趺黿入水增酉陽雜俎臨邑縣北有華公墓碑尋失唯趺黿存焉此黿夜常負碑入水至曉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見黿將入水因叫呼黿乃走墜折碑焉

主夜神呪原酉陽雜俎主夜神呪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惡夢呪曰婆珊婆演底

相人影增酉陽雜俎寶歴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深則貴而壽

神草增酉陽雜俎魏明帝時苑中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疏夜乃合一莖謂之神草

逐鼠丸增酉陽雜俎王肅造逐鼠丸以銅為之晝夜自轉

門化鴛鴦增朝野僉載漢時鄢縣南門兩扇忽開忽一聲稱鴛一聲稱鴦晨夕開閉聲聞京師漢末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為鴛鴦相隨飛去後改鄢縣為晏城縣

著緋乘驢增朝野僉載張鷟初為岐王屬夜夢著緋乘驢睡中自怡我綠衣當乘馬何為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夜光珠增杜陽雜編同昌公主出降韋氏諸家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

脈望增原化記唐建中末書生何諷嘗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捲規四寸如環無端諷因絶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道者曰吁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云蠹魚

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物名曰脈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即時換骨上昇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嘆伏

君山三笛　增廣異記呂筠卿月夜泊君山飲酒吹笛忽一漁舟來相並中有一老人持三笛以示呂大者如合拱曰此天樂也不可吹次者如世所吹者曰洞府仙人樂也小者筆管大此人間之笛也遂吹其小者始一二聲波濤洶湧又三五聲舟楫掀舞呂大恐老人止笛即吟曰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作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忽不見

蛇童灑掃　原廣陵志東晉時跋陀羅尊者譯經於天寧寺忽兩青蛇出蓮池化二童子每旦灑掃焚香日暮即去譯畢亦不復見

誦經九函　增雲仙襍記東川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名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沒

日熟子　增五色線劒南有果初進名為日熟子張果葉法善以術取每遇午必至羅公遠一日於火中索樹叢使者欲到焰火亘天無路可過火歇方得度是夜方到

怯夜幡　增雲仙襍記胡陽白壇寺幡刹日中有影夜中無影不知何故因號怯夜幡

山公嘯和　增唐詩紀事李約雅度簡遠有山林之致在潤州養一猨名山公月夜汎江登金山鼓琴猨必嘯和傾壺達旦不俟外賞

蛤像　增唐詩紀事大興善寺蛤像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

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

賀除制誥增唐詩紀事韓翃遲暮不得意多家居一日夜將半客叩門急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翃愕然曰誤矣客曰邸報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不從又請之曰與韓翃時有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與此韓翃客曰此員外詩耶翃曰是也是不誤矣

堤上吟增本事詩唐丞相馬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後自黔南入為大理卿遂作相

剖腹納書　增雲溪友議鄭圃有列子墓廟里中有胡釘鉸者每詣廟祭禱求聰慧一夕夢人剖其腹納一卷書既覺遂有詩思如喜縣尉見訪云兒童不慣見車馬爭入蘆花深處藏粗有可觀皆類此

雪夜微行　增宋史趙普傳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

置燈帳中　增宋史范純仁傳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

露香告天　原宋史趙抃傳抃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於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

躬親庶務 增宋史司馬光傳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

口誦手抄 增宋史劉恕傳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

映月讀書 增宋史陸佃傳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

扈衛寢幄 增宋史楊存中傳上問將於張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晝夜扈衛寢幄不頃刻去側
帝知其忠謹親信之

露坐達明　增宋史趙汝愚傳汝愚性純孝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啟而後入

自監　增宋史劉甲傳甲生平常謂我無他長惟足履實地晝之所為夜必書之名曰自監

從茂叔來　增宋史周惇頤傳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惇頤惇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兩無愧　增宋史沈煥傳煥嘗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夜十餘起　增宋史孝義傳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繒為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夢李白增鑑誡錄懿宗之代處士張孜躭酒如狂好詩成癖然於吟諷終昧風騷乃圖寫李白真儀日夕虔禱忽夢一人自天降下飄曳長裾是夕星月晃然當庭而坐與孜對酌論及歌詩孜問姓名自云李白孜因備得其要白亦超然上昇孜後所吐篇章悉干教化當時詩者揹揹善之

口出慶雲增太平廣記抱玉師居長安中每夕獨處一室闔戶撤燭嘗有僧於門隙視之見有慶雲自口中出

火山增寰宇記火山梧州府城南隅江山下水深無極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燭於上或言南越王尉陀藏神劍於此故騰焰如火

玉堂𦗟格原夢溪筆談學士院玉堂東承旨閤子𦗟格上有火爇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

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宫嬪自㮣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金龜出遊　增夢溪筆談祥符中上令尚方鑄為金龜以賜近臣洪州李簡夫家有一龜乃其伯祖虚已所得者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

海市　增夢溪筆談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歷歷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

豁宿　增夢溪筆談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虚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於宿歷名位下書肚腹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

舍利轉　增夢溪筆談吴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嘗持如意輪呪靈變尤多缾中水呪之則湧立畜

一舍利晝夜轉於琉璃缾中捷行道遠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

見蛟蛇增蘇軾跋文與可草書後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

筆仙增蘇軾書石晉筆仙石晉之末汝州有一士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家至曉闔户而出面街鑿壁實以竹筒如引水者有人置三十錢則一筆躍出以勢力取之莫得也筆盡則取錢攜一壺買酒吟嘯自若率嘗如此凡三十載忽去不知所在又數十年復有見之者顏貌如故人謂之筆仙

夜雨對牀增蘇軾寄子由詩寒燈相見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自注嘗有夜雨對牀之言故云爾王注子由與先生在懷遠驛嘗讀韋詩至那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句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共為閒居之樂

其後子由與先生彭城相會有詩曰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先生在東府雨中作示子由詩有曰對牀定悠悠夜雨今蕭瑟葢皆感歎追舊之言也

問無恙 增涪翁雜説上古之人夜則伏常苦恙蟲食人心故晨興相見輒相問言得無恙乎

飛頭 增續博物志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共守之及夜生翼飛去曉却還

拜跪枯樹 原續博物志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惟朝夕拜跪向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忽然生華華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華及汁並食之食訖即僊

抱陽負陰 增晁補之名緡城所舍記為庵抱陽而圓之以嬉晝倚南牕以寄傲也曰寄傲為庵負陰

而方之以休夜鳥佬飛而知還也曰知還

晦夜珠光 增 聞見前録孫覺龍圖未第時家高郵與士大夫講學於郊宮別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牕隙孫與之與同舍望光所在見大珠浮游湖面上其光屬天旁照遠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賦記之

安樂窩 原 呂氏家塾記邵堯夫先生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甞皺眉所居寢息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為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

見蟢夢雀 增 爾雅翼畫見蟢子者喜樂之端夜夢見雀者爵位之象

忉利天 增 捫蝨新話佛書須彌山頂名忉利天山如腰鼓當山腰日月圍繞照四天下更為晝夜

夢濯西江 增 宣和書譜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一夕夢剖其腹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覩水中沙

石皆有篆文及寤冐中豁然自是文性超敏作詩千篇目曰西江集

御愛檜 增青瑣高議亳州太清宫以真宗將幸宫殿有老檜南枝礙簷將加斤斧一夕大風雷北向曉檜枝已轉而北矣真宗甚愛之因謂之御愛檜

餻糜漿粥 增前定録韓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將撻之吏曰某兼屬陰司主三品食料晉公曰某明日當以何食吏請疏於紙過後為騐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太官進食有餻糜一器上以半賜晉公食之美又賜之既退腹脹召醫視之曰食物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疾愈思前夕吏言視其書皆如其說

裕陵聖瑞 增桯史裕陵年十三居於濮邸一日正晝憩便寢英祖忽顧問何在左右褰帳方見偃卧

有紫氣自鼻中出盤旋如香篆大駭亟以聞英祖笑曰勿視也後三年亦以在寢寤驚歎聖請其故曰方熟寐忽覺身在雲表有二神人捧足以登天是以啍耳既而果登大寶詔錄聖瑞之詳付宗正寺

命子作相增程史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竹世以積德聞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

油沃牓名增程史清漳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有人以油沃其首驚而寤牓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恠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盍市酒殽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卧西牖下呻吟如魘亟振而呼之醒乃具言初以

執炙之勸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竊就枕忽有二人者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訪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魘汝南聞之大慟曰二千里遠役今復巳矣同邸亦相與歎咤為之罷博及明漫强之視膀而其名儼然中焉視牓陳於地黯若有跡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泚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盌吏不敢以告

畫牛　增湘山野録江南徐知諤得畫牛一軸晝則齧草欄外夜則歸卧欄中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録賛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見張騫海外異記

鷲鼠鼓 增曲洧舊聞龍福寺門外東偏有修竹二畝餘殆不減洛中所産有鼠喜食其笋寺僧於笋生時置鼓晝夜鳴之謂之鷲鼠鼓

虎子煖足 增曲洧舊聞芙蓉禪師道楷始住洛中招提寺倦于應接乃入五度山卓菴於虎穴之南晝夜苦足冷時虎方乳楷取其兩子以煖足虎歸不見其子咆哮跳躑聲振林谷有頃至菴中見其子在焉瞪視楷良久楷曰吾不害爾子以煖足耳虎乃銜其子曳尾而去

黃牛峽 增入蜀記黃牛峽廟後太白詩云三朝上黃牛三暮行太遲三朝又三暮不覺鬢成絲歐陽公云朝朝暮暮見黃牛徒使行人過此愁山高更遠望猶見不是黃牛滯客舟蓋諺謂朝見黃牛暮見黃牛一朝一暮黃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

投黄黑豆　增避暑録話趙康靖公槩中歲常置黄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念為善事則投一黄豆於别器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黄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

得士告人　增避暑録話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畧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佈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彝處也

箏琶雜奏　增避暑録話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箏二婢每就枕即使雜奏於前至熟寐乃方得去

教小兒五經　增避暑録話饒州自元豐末朱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爭慕之小兒不問如何粗能

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絶其視聽教者預為價終一經償錢若干晝夜苦之

趙清獻高齋增避暑錄話趙清獻公自錢唐告老歸錢唐州宅之東舊據城闉横為屋五間下瞷虛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謂之高齋既治第衢州臨大溪其旁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别館其上亦名高齋既歸惟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時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為役早不茹葷以一淨人治膳於外日輪一僧伴食畧取鮓脯於家蓋不能終日食素也老兵供埽除之役事已即去惟一淨人執事其旁暮以風爐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三擊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頮面歲以為常

斗星研增春渚紀聞歙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漲水暴至遷寓莊户之廬莊户研工也夜有光起於支牀

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為研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為斗星研汪自是家道饒益

鍼瘤丹

增春渚紀聞族凡次翁鼻生一瘤治之不差行至襄陽遇一道人喜飲日與周旋臨别出小瓢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鍼刺瘤根納藥鍼穴明日瘤自落次翁因夜取鍼剔瘤根納藥至夜半但覺藥粒廵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去取鏡視之了無疤痕也因大神之以水銀一兩置銚間取藥投之化為紫金方知神仙所煉大丹也

置酒再晝夜

增揮麈後録張耆既貴顯嘗啟章聖欲私第置酒以邀禁從諸公上許之既晝集盡帷曰更願畢今夕之樂幸毋辭也於是羅幃翠幕稠疊圍繞繼之以燭列屋蛾眉極其殷勤豪侈不可狀每數

杯則賓主各少憩如是者凡三數諸公但訝夜漏如是之永暨其徹席出戶詢之則云已再晝夜矣

雪夜論詩增冷齋夜話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牆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絶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雷轟薦福碑原冷齋夜話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禮之書生自言天下之至寒餓者無在某右時盛行歐陽率更書薦福寺碑墨本直錢千文正為具紙墨打千本使售於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故時人為之語曰有客打碑來薦福無人騎鶴上揚州東坡作窮措大詩曰一夕雷轟薦福碑

義居增鶴林玉露陸象山家於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公堂之田僅

足給一歳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歷交收飯熟按歷給散賔至則掌賔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欵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羮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於祖禰祠堂聚揖於廳婦女道萬福於堂暮安置亦如之

繼晷　增鶴林玉露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君子之為學沒身而已矣

夢陳了翁　增貴耳集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有朝服人入其卧内因問為誰荅曰陳了翁覺而鶴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後兩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

相似處極多在東南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

鼠銜丹書增餘冬序録程顥嘗憩一僧寺夜聞窸窣聲燭之乃鼠於佛臍中銜書欲出取視之乃丹書也如其法試之屋有火光後置不復鍊武諷令服食顥曰吾腹中安可著此

代漏龍增採蘭雜志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遇比邱告之曰夜半不卧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為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代漏龍

芳荷二叟增樹萱録剡人賈傅於鏡湖泊舟夜月縱步於清水芳荷中見二叟立語一曰碧繼翁一曰篹棲叟相與吟詩賈遽掛之化為白鷺飛去

蟛蜞人語 增成都舊事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於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横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為長卿

頂穴香 增紀聞録僧伽大師居薦福寺常獨處一室頂有一穴以絮塞之夜則去絮香從頂穴中出烟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入頂穴中又以絮塞之

步東坡 增對雨編白樂天步東坡詩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

亥既珠 增説林河伯宴伯禹於河上獻亥既之珠亥既珠者夜中宴樂懸於殿中光徹如白日客甫持觴而珠中衆音互作宴罷音亦已

光内黄龍 增瑯嬛記宋太祖微時夜卧至人静時常有光如車輪内見黄龍若在波浪中出没魚鼈

之類不可勝數亦有極怪之物從而見焉皆作金色光芒刺目頃之始滅有見之者後皆貴

書帝起居 增輟耕録周申父言表叔金二提舉住杭州其室氏乃宋内夫人曰吾為内夫人日每日輪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旋書旋卷至暮封付史館

雞鳴枕 原客座新聞偽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為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雞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為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武侯雞鳴枕也

淡墨榜 增楊慎文集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注陽受以淡墨書者若鬼神之迹也

晝夜一百八 增指月錄潮州靈山大顛禪師一日韓文公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素珠曰會麽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

點點師 增神僧傳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恒若風狂每日將夕輒市黄白麻紙筆墨眞懷袖以歸所居之室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隣僧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從明闇間熟視之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穲裳皆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其故怒而不答

檢校三業 增法苑珠林夙興夜寐竭力致身乃曰忠臣方稱孝子常須撿校三業勿令遺於六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剎那撿校三業勿令放逸墮於邪網

秉燭遊 原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增李白詩三萬六千日夜夜當秉燭

朝遊夕讌 增魏文帝東門行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謝靈運擬鄴中集詩序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

清夜 增魏文帝詩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曹植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静夜 增魏明帝詩静夜不能寐耳聽衆禽鳴沈約詩月華臨静夜夜静滅氛埃

中夜 增司馬彪詩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李勉詩相思起中夜夙駕訪柴荆

脩夜 增阮籍詩清風肅肅脩夜漫漫張說詩伊人美脩夜朋酒惠來稱

閑夜 增傅休奕詩閑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富嘉謨詩清晨寶鼎食閑夜鬱金香

膳羞　增束晳詩馨爾夕膳潔爾晨羞

長夜　增夏侯湛長夜謡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僔檐隅以逍遥兮眄太虚以仰觀望閶闔之昭晰兮麗紫微之暉煥陶潛飲酒詩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

夙晨　增陶潛詩夙晨裝吾駕啟塗情已緬

芳宵　增王融詩恒矅掩芳宵薰風動蘭月

遥夜　增宗夬遥夜吟遥夜復遥夜遥遥夜憂未歇坐對風動帷卧見雲間月張九齡詩深林風緒寒遥夜客情懸

清宵　增梁武帝詩清宵一已矚藐爾泛長洲梁昭明太子詩清宵出望園詰晨屆鍾嶺

起夜來 原樂府解題起夜來其辭意猶念疇昔思君之來也柳惲起夜來城南斷車騎閣道覆青埃露華光翠網月影入蘭臺洞房且莫掩應門或復開颯颯秋桂響非君起夜來李商隱詩背燈獨共餘香語不覺猶歌起夜來

霧夕霞朝 增何遜看伏郎新婚詩霧夕蓮出水霞朝日照梁

詰旦 增邱遲詩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

良宵 增李嶠詩甲第驅車入良宵秉燭遊儲光義詩良宵清淨方高會繡服光輝連皂蓋

清晝 增王維詩是時陽和節清晝猶未瞑

白晝 增杜甫夔州歌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陸龜蒙詩披襟兩相對半夜忽白晝

殘夜增杜甫詩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

午夜增戴叔倫詩蒲澗十年雨松門午夜風

晴晝增韓愈南山詩昆明大池北去覿偶晴晝

猿夜雞晨增柳宗元詩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

正晝增韓愈猛虎行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

深夜增韓愈詩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白居易詩深夜湓浦月平旦鑪峯烟

風朝露夜增李商隱流鶯詩風朝露夜陰晴裏萬户千門開閉時

霽夜增李羣玉詩松聲埽白日霽夜來淨域

嚴宵增朱子詩衆星何歷歷嚴宵麗中天

御製夜坐詩靄靄燕寢夕遲遲清漏催綈衣盈棐几次第中宵開華月影帷燭涼飔韻宮槐玉杯露方浥金鑪麝初煤坐覺秋氣肅斗柄西南回晨光尚未啓已有鸞聲來

御製燕子磯夜泊詩巍峩一片江頭石千載人傳燕子磯疑有黿鼉藏窟宅時聞鐘磬出山扉牙檣緩住寒烟淨羽衛周連夜火圍沙岍聲聲動行漏蘆花深處雁驚飛

御製興安夜詩連峰橫亘塞東西緹幕高臨百尺梯坐覺銀河天際近仰看珠斗夜深低

御製夜靜讀書詩九重夜靜御鑪香墳典披觀意味長為念兆民微隱處孜孜不怠撫遐荒

御製夜詩良夜觀圖史渾忘刻漏深月流金殿影花轉玉階陰追琢崇民則居稽長道心緬懷皇古治四海遍謳吟

御製夜過丹陽詩錦纜徐牽夜未停遙天烟靄淡疎星居

人兩岸明燈火早是輕帆過驛亭

御製夜半詩覽書銀蠟短觀象玉衡長夜半無窮意心為念萬方

御製夜登泰山詩日斜登泰岱嶺腹隅層霄深夜回鑾處便忘石磴遥

陶潛歸園田居詩增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謝靈運石壁精舍還湖中詩增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娱人遊子憺忘

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梁簡文帝擬沈隱侯夜夜曲

增靄靄夜中霜河開向曉光枕啼常帶粉身眠不著牀蘭膏盡更益薰爐滅復香但問愁多少便知夜短長

庾信烏夜啼

增桂樹懸知遠風竿詎肯低獨憐明月夜孤飛猶未棲虎賁誰見惜御史詎相攜雖言入絃管終是曲中啼

虞世南凌晨早朝詩

增萬瓦宵光曙重簷夕霧收玉花停夜燭金壺送曉籌日暉青瑣殿霞生結綺樓重門應啟路通籍引王侯

王勃寒夜思友詩 增朝朝翠山下夜夜蒼江曲復此遥相思清尊湛芳緑

杜甫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詩 增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鐘徹非催蠟炬銷早皃江檻底雙影謾飄飖

陳陶步虛引 增小隱山人十洲客莓苔為衣雙耳白青編為我忽降書暮雨虹蜺一千尺赤城門閉六丁直曉日已焼東海色朝天半夜聞王雞星斗離離礙龍翼

司空圖雜言 原烏飛飛兔蹶蹶朝來暮去驅時節女媧祇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

御定月令輯要卷二十三

御定月令輯要卷二十四

時刻令

天道

晝夜百刻原禮百度得數而有常註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漏刻經一日一夜通計一百刻每八刻二十分為一時惟寅申巳亥有九刻皆以子午定其晝夜書日中星鳥疏古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增王氏詩觧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而晝夜之晷有長有短先王由是分十有二時於一晝一夜之閒以漏箭凖十二時而為百刻寅申巳亥子午

卯酉之八時每時各占八刻則合而為六十四刻辰戌丑未之四時每時各占九刻則合而為三十六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於是立挈壺氏之職以壺盛水而為漏水以正十二時之刻早暮之期於此正矣後世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此詩人所以刺也蠡海集百刻之說衆議紛紛莫有定論惟一說頗優以為每刻得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于十二時該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各一十分也又趙緣督一說將十二時各分八刻計刻九十六刻為大刻却將餘四刻每刻分作六十分四刻作二百四十分每一時中又得二十分為小刻如此則一時之中得八大刻復有二十分小刻截作初初正初各得一十分為微刻也其他或以子午二時各得十刻者或以子午卯酉各得九刻者或以夜子時得四刻者皆非也然夜子時之說只是在夜半之前故稱夜子正如冬

至為起歴之端而居中氣其前亦係十一月也是以夜子正在亥時之後故只有初刻而無正刻子時却只有正刻而無初刻
其意可見也

十時原左傳楚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註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阜人定為輿黄昏為隷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昳為臺禺中日出闕不在第等䟽從中而右旋配天也晡時謂日西食時也日昳謂蹉跌而下也隅謂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為隅中也日知録左傳十時註以為十二時雖不立十二支之目然其曰夜半者即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昳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黄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為十二始見於此

昔 增穀梁辛卯昔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

陰陽利用 增管子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

天掙星 增星經天掙四星在左旗南北列主漏刻天鼓若暗漏刻失時明則得所吉

十二節 增史記歷書撫十二節卒於丑註撫猶循也自平明寅至雞鳴丑凡十二辰辰盡丑又至明朝寅便一日一夜

九州七舍 原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是謂高舂至于連石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

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註朏明將明也鳥次西南方之山名也鳥所宿止悲谷西南方之大壑女紀西北陰地高舂時加戌民碓舂時也連石西北山名蒙谷北方山名自暘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為九州七舍也

二十四氣漏刻

原後漢書律歷志冬至晝漏四十五刻夜漏五十五刻小寒晝漏四十五刻八分夜漏五十四刻二分大寒晝漏四十六刻八分夜漏五十三刻二分立春晝漏四十八刻六分夜漏五十一刻四分雨水晝漏五十刻八分夜漏四十九刻二分驚蟄晝漏五十三刻三分夜漏四十六刻七分春分晝漏五十五刻八分夜漏四十四刻二分清明晝漏五十八刻三分夜漏四十一刻七分穀雨晝漏六十刻五分夜漏三十九刻五分立夏晝漏六十二刻四分夜漏三十七刻六分小滿晝漏六十三刻九分夜漏三十六刻一

分芒種晝漏六十四刻九分夜漏三十五刻一分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小暑晝漏六十四刻七分夜漏三十五刻三分大暑晝漏六十三刻八分夜漏三十六刻二分立秋晝漏六十二刻三分夜漏三十七刻七分處暑晝漏六十刻二分夜漏三十九刻八分白露晝漏五十七刻八分夜漏四十二刻二分秋分晝漏五十五刻二分夜漏四十四刻八分寒露晝漏五十二刻六分夜漏四十七刻四分霜降晝漏五十刻三分夜漏四十九刻七分立冬晝漏四十八刻二分夜漏五十一刻八分小雪晝漏四十六刻七分夜漏五十三刻三分大雪晝漏四十五刻五分夜漏五十四刻五分

定昏明增後漢書律歷志黄道去極日景之生據儀表也漏刻之生吕去極遠近差乘節氣之差如遠近而差一刻吕相增損昏明之生吕天度乘晝漏夜漏減三百而一為定度吕減天度餘為明加定度一為昏

其餘四之如法為少不盡三之如法為強餘半法已上成強強三為少少四為度其強二為少弱也又曰日度餘為少強而各加焉

日入三商增儀禮士昏禮註日入三商為昏疏日入三商者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為昏不盡為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沒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

日行異名原埤雅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晛日初出曰明日昕曰晞日午曰亭午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暮曰薄暮

損夜益晝增晉書天文志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

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

晝夜同　增晉書天文志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彊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

漸臺　增晉書天文志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之臺也主晷漏律呂之事

百二十刻　增隋書天文志劉向鴻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閒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刻馬至哀帝時又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寢廢韓愈記夢詩挈攜陬維口瀾翻百二十刻須臾閒

九十六刻　增隋書天文志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

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

一百八刻 增隋書天文志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尚書考靈曜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冬至晝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數各三刻

太陽出入 增漏刻經正月出乙入庚方二八出兔入雞場三七發甲入辛地四六生寅入犬藏五月生艮歸乾上仲冬出巽入坤方惟有十與十二月出辰入申子細詳震澤長語炎夏天道南行日出于寅入于戌陽盛于陰也日影隨短窮冬天道北行日出于辰入于申陰盛于陽也日影隨長春秋天道行于正中日出于卯入于酉陰陽平也日影隨停

推月度增唐書歷志凡推月度以歷分乘夜半定全漏如刻法

四時漏增竇鞏漏賦清清泠泠日殷鳥星送春漏于重扃赫赫曈曈時方祝融傳夏漏于深宮的的綿綿明河爛然耿秋漏于凉天暗暗陰陰濃氛欝沈轉冬漏于寒林

三辰畢見增筆談日月星謂之三辰者日月星至於辰而畢見以其所首者名之故皆謂之辰四時所見有早晚至辰則四時畢見故日加辰為晨謂始日出之時也朱子語類凡星皆出辰沒戌故五星為五辰十二舍亦為十二辰

六時八時原翻譯名義西域記云時極短者謂刹那也百二十刹那為一呾刹那六十呾刹那為一臘縛三十臘縛為一牟呼栗多五十牟呼栗多為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夜三晝三居俗日夜分為八時晝

四夜四

日有煇氣 增湘山野録祥符四年駕幸汾陰起偃師駐蹕永安天文院測騐渾儀杜貽範奏卯時二刻日有赤黄煇氣變為黄珥又變紫氣已時後煇氣復生

時正 增玉海每時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為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交入次時

十二時 增玉海日百刻二十八宿晝夜迭見而天行周十二次故曰十二辰亦曰十二時袪疑説地道右旋故每日之太陽在子位為子時順子丑寅卯歷十二方隅而定十二時也蓋太陽每一日順行十二方隅而為十二時

人命在卯 增參同契解人命在卯日出于卯而萬物仰之以生是以萬物皆借太陽之生以立命

推節氣　增輟耕録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隅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是雨水節也

六千分　增三餘贅筆晝夜者陰陽之象也以晝夜而分之則有十二時以十二時而分之則有百刻以百刻而細分之則又有六千分焉非陰陽之數止於此也蓋陰陽無窮晝者愈推則愈有姑以六千分而為之限耳故以一刻言之則得六十分八刻六八四百八十分亦多二十分蓋八刻有上四刻下四刻上四刻如初刻正也有初初刻多十分焉合二百四十分所以十二時一百刻而總六千分也

更點　原虎鈐經每更計一十二刻每點二刻二十四分

晝數多　增天淵發微夏晝六十刻冬夜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夏至冬至之夜不如夏至之

晝故晝數多

陰陽升降 增農說一元之氣升則為陽降則為陰進則為陽退則為陰初非截然二物故一日之間子前為陽日進而上升午後為陰日退而下降

大刻小刻 增日知錄歷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為初初者十二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為百刻

天星吉時 增選擇歷書子午日子時月仙星福德星丑時天德星寶光星卯時天開星少微星午時日仙星鳳輦星申時天貴星太乙星酉時明輔星貴人星丑未日寅時月仙星福德星卯時天德星寶光星巳

時天開星少微星申時日仙星鳳輦星戌時天貴星太乙星亥時明輔星貴人星寅申日子時天貴星太乙星丑時明輔星貴人星辰時月仙星福德星巳時天德星寶光星未時天開星少微星戌時日仙星鳳輦星卯酉日子時日仙星鳳輦星寅時天貴星太乙星卯時明輔星貴人星午時月仙星福德星未時天德星寶光星酉時天開星少微星辰戌日寅時日仙星鳳輦星辰時天貴星太乙星巳時明輔星貴人星申時月仙星福德星酉時天德星寶光星亥時天開星少微星巳亥日丑時天開星少微星辰時日仙星鳳輦星午時天貴星太乙星未時明輔星貴人星戌時月仙星福德星亥時天德星寶光星

政典

晝多於夜五刻　增書堯典疏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前二刻

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歷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

四十八箭

原詩東方未明疏漏刻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則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按乾象歷及諸歷法與今太史所候皆云冬至則晝四十五夜五十五夏至則晝六十五夜三十五春秋分則晝五十五半夜四十四半從春分至於夏至晝漸長增九刻半從夏至至於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於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於春分所加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加減刻數有多有少其事在於歷術以其算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故太史之官立為法定作四十八箭以一年有二十四氣每一氣之間又分

為二通率七日强半而易一箭故周年而用箭四十八也增後漢書律歷志永元十四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為䟽數以耦法太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為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黄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於下

挈壺增周禮夏官挈壺氏挈壺氏掌挈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註縣壺以為漏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火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原隋書天文志昔黄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總以百刻分於晝夜漏刻皆隨氣增損冬夏二至之間

晝夜長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為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晝有朝有禺有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箭各有其數皆所以分時代守更其作役增易氏詩解挈壺之制不可攷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自夜天池以入於日天池自日天池以入於平壺以次相注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為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八箭當一氣歲統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悉刻於箭上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至於晝夜之別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影無差

以時啟閉 增周禮天官閽人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以時啟閉註時漏盡疏漏盡者謂若夏至晝則日見之漏六十刻夜則四十刻冬至晝則日見之漏四十刻夜則六十刻就時之閒大判九日校一刻

率更　增漢書百官公卿表率更註掌知漏刻故曰率更唐書百官志率更寺令一人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漏刻之政

早朝　增晉書禮志咸寧注先正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起謁報入賀皇后還從雲龍東華門入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以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衞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

二十五箭　增何承天請改漏刻奏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刪定為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考驗施用

新漏刻銘　增陸倕新漏刻銘序皇帝每旦晨興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時乖啟閉箭異錙銖爰命日官草創新器天監六年太歳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以校運算之睽合辨分天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歴之疎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

放時置將增魏書太宗紀永興四年置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

測囚法增南史沈洙傳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於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會尚書省詳議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歴何承天祖冲之祖暅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

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令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欵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囚無在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為宜依范泉前制

延英議政 增舊唐書憲宗紀憲宗初讀實録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唐書文宗紀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鋭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

省牲 增唐書禮樂志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禁行人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

郎以尊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公卿及牲皆就位廪犧令少前曰請省牲太常卿省牲廪犧令北面舉手曰腯諸太祝各循牲一匝西向舉手曰充諸太祝與廪犧令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祀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

致齋 增唐書禮樂志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諸侍衛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詣閤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三刻皇帝服衮冕結佩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即御座東向侍臣夾侍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就齋室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還本司陪位者以次出

講武 增唐書禮樂志講武之日未明十刻而嚴五刻而甲步軍為直陣以俟大將立旗鼓之下六軍各鼓

十二鉦一大角四未明七刻鼓一嚴侍中奏開宫殿門及城門五刻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應從者俱先至二刻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皇帝乘革輅至壝所

祼享

增唐書禮樂志祼享日未明四刻太廟令良醞令入實尊罍太官令實諸籩豆簠簋未明三刻太廟令帥其屬陳瑞物太階之西未明二刻陳腰輿於東階之東鑾駕將至謁者贊者各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從享羣官九廟子孫諸方客使皆就門外位鑾駕至大次門外侍中請降輅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皇帝停大次半刻頃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太常卿引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鎮珪皇帝執鎮珪近侍者從入

更鼓

增唐書百官志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門坊角有武候鋪衛士彍騎分守大城門百人大鋪三十人小城門二十人小鋪五人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喌譟武官暗探五更二點

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啓鼓三千撾辨色而止

漏鼓 增唐書百官志宫門局掌宫門管籥凡夜漏盡擊漏鼓而開夜漏上水一刻擊漏鼓而閉

漏刻博士 增唐書百官志司天臺五官挈壺正二人五官司辰八人漏刻博士六人掌知漏刻凡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昬明更以擊鼓為節點以擊鐘為節

諸市鼓鉦 增唐書百官志兩京諸市署令一人丞二人掌財貨交易度量器物辨其真偽輕重日中擊鼓三百以會衆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而散

門閤燈燭 增唐書百官志司燈典燈掌燈各二人掌門閤燈燭晝漏盡一刻典燈以下分察

門籍 增唐書百官志司門郎中員外郎掌門關出入之籍凡奏事遣官送之晝題時刻夜題更籌命婦諸

親朝參者内侍監校尉泣索

下仗　增唐書儀衛志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内外仗隊七刻乃下常參輟朝日六刻即下

入對延英　增唐書李吉甫傳元和六年名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又韋渠牟傳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又薛存慶傳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

金吾衛　增唐會要金吾衛貞元三年閏四月八日勅四月一日已後五更二點放鼓契九月一日已後五更三點放鼓契日出後二刻傳點三刻進坐牌

銅匭　增唐會要垂拱二年用魚保宗言置匭四共為一室以銅鑄之四面各依方色東曰延恩南曰招諫

西曰申宼北曰通元出以辰前入以未後御史一人為理匭使

分至量景 增集賢注記以二至二分之日正五量景長短數年候之乃定還京一行校之

門鑰出入 增唐六典凡皇城宮城闔門之鑰先酉而出後戌而入開門之鑰後丑而出夜盡而入京城闔門之鑰後申而出先子而入開門之鑰後子而出先卯而入

漏刻生 增唐六典太史局漏刻生三百六十人掌習漏刻之節以時唱漏

典鐘典鼓 增唐六典太史局典鐘二百八十人掌擊漏鐘又太史局典鼓一百六十人掌擊漏鼓

改正時刻 增五代史馬重績傳重績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

曉皆失其正請
依古改正從之

常參官趨朝 增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二年御史知雜趙湘言伏見常參官每日趨朝多不整肅舊制並早赴待漏院候開內門齊入伏緣每日迫辰以朝以故後時方入又風雨寒暑即多稱疾宜令知班驅使官視其入晚者申
奏疾者遣醫親視

後殿奏對 增宋史禮志康定初詔中書樞密三司大節大忌給假一日小節旬休並後殿奏事前後毋得過五班餘聽後殿對御廚給食假日
崇正殿辰漏上入內進食俟再坐復對

夕月 增宋史禮志按禮秋分夕月蓋其時晝夜平分太陽當午而陰魄已生遂行夕拜之祭以祀月未前十刻太官令率宰人割牲未後三刻行禮蓋是古禮以夕行朝祭之儀又按禮云從子至巳為陽從午至亥為

陰參詳典禮合於
未後三刻行禮

宰相押班增宋史禮志司馬光為中丞請令宰相遵國朝舊制押班詔宰相春分辰初秋分辰正垂拱殿未退聽勿赴文德殿令御史臺放班光又言垂拱奏事畢春分以後鮮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鮮有不過辰正然則自今宰臣常不至文德殿押班請春分辰正秋分已初奏事未畢即如今詔庶幾此禮不至遂廢廼詔春秋分率以辰正

廟郊增宋史禮志饗廟郊天祭之日均用丑時秋夏以一刻春冬以七刻

鎖院具詞增宋史職官志翰林學士院凡拜宰相及事重者晚漏上得旨稟奏歸院內侍鎖院門夜漏盡具詞進入遲明白麻出

行漏輿　增宋史輿服志行漏輿隋大業行漏車也制同鐘鼓樓而大設刻漏如稱衡首垂銅鉢末有銅象漆匱貯水渴烏注水入鉢中

棒鼓　增春明退朝錄雍熙二年三月詔中書中後兩棒鼓出樞密院申後四棒鼓出

聚廳見客　增湘山野錄天禧中宰臣奏中書樞密院接見賓客然兩府慎密之地亦欲咨訪天下之良苦早暮接待復滯留機務又分廳言事各有異同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每有在外得替到闕及在京主執臣僚如有公事並逐日於巳時巳前聚廳見客巳分廳即俟次日急速者不在此限非公事不得到中書密院

時辰牌　增佩觿小牘張思訓製上渾儀爲十二神各值一時至其時即自執辰牌循環而出燕史文華殿後曰刻漏房銅壺滴漏在此凡八刻水則交一時直殿監宿抱時辰牌赴乾清門裏換之牌長尺餘石青地

金字書曰某時途遇者必側立讓行坐者必起立亦敬天時之義也

大慶殿增夢華録冬至前三日車駕宿大慶殿殿庭有兩樓對峙謂之鐘鼓樓上有太史局生測驗漏刻每時刻作雞唱鳴鼓一下則一服緑者執牙牌而奏之每刻曰某時幾棒鼓一時則曰某時正

蓮花漏增玉海天聖八年龍圖閣待制燕肅上蓮花漏法其制琢石為四分之壺刻木為四分之箭以測十二辰二十四氣四隅十干泊百刻分布晝夜凡四十八箭一氣一易歲統二百十六萬分悉刻箭上鑄金蓮承箭銅烏引水而下注金蓮浮箭而上登不假人力其箭自然上下司晨者謹視而易之其行漏之始又依周官水地置臬之法考二交之景得午時四刻十分為午正南北景中以起漏焉註其法置水於櫃引以渴烏導以銅荷水自荷茄下注於壺壺中為金蓮花覆之荷心有竅容箭下插方水之未注也箭首適與花平逮水

既至箭則隨起視箭所底而時刻可以坐致矣金史歷志初張行簡為禮部尚書提㸃司天監時嘗製蓮花星九二漏以進章宗命置蓮花漏於禁中星九漏遇廵幸則用之蓮社高賢傳釋惠安患山中無刻漏乃於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隨轉分定晝夜以為行道之節謂之蓮花漏

水秤 增玉海景祐二年九月乙未詔司天監製百刻水秤以測候晝夜三年二月命章得象等重定水秤刻漏四月辛亥得象言水行有遲疾請增用平水壺一渴烏二晝夜箭二十一又刻漏之法有水秤以木為衡衡上刻疏之曰天河其廣長容水箭箭有四木為之長三尺有五寸著時刻更㸃納於天河中晝夜更用之衡右端有銅鐶連鉤為銅覆荷形荷下銅索三條以繫銅壺又為緜漆大奩曰水櫃中安銅盆曰水海銅盆隅有銅渴烏一引水下注壺中衡左端有大銅鐶貫衡鐶下大銅索連銅權為立象形又有鐵竿高五丈於鐵蓮跗

中屈上端為方鍰形曰雞竿每移改時刻司辰者以銜尾納方鍰中以組繩挽擢上大銅鍰進退之抨之所繫以大木雙植有跗如鍾簴之制畫五采金龍為飾上有鐵胡門大鐵鉤鍰以繫之其制度精巧不知作者為誰

葢唐五代用之久矣

禁門開鑰 增玉海漏刻每遇添減必移報門司及皇城門與鎖門使臣常以卯正後一刻為禁門開鑰之節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鼓後進時牌餘二十分為雞唱唱絶擊一十五鼓為時正

鍾鼓樓 增玉海國朝司天之屬有挈壺正掌司辰刻置文徳殿門内之東偏設鼓樓鍾樓於殿庭左右

宮漏 增續資治通鑑元順帝自制宫漏髙六七寸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鍾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

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䢴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

定時鼓

增續文獻通考凡遇正旦冬至及頒詔大禮先期欽天監官奏設定時鼓於文樓至期定時漏刻博士一員報時五官司辰一員立御道東雞唱五官司辰一員擊鼓漏刻博士一員登文樓候上陞殿鳴鞭已畢報時官捧時牌報卯時雞唱官唱日出卯照萬方光四表畢擊鼓五聲

日中測景

增春明夢餘錄觀象臺下小室有量天尺鑄銅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頂以候日中測景之長短

民用

昏期增詩昏以為期明星煌煌儀禮士昏禮註士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隂來

離騷曰黄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田父泥飲增杜甫遭田父泥飲詩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午眠增岑參詩酩酊醉時日正午一曲狂歌壚上眠白居易詩不作午時眠日長安可度

朝食夜諷增韓愈詩朝食動及午夜諷常至卯

卯飲增白居易卯飲詩短屏風掩卧床頭烏帽青氊白㲲裘卯飲一杯眠一覺世間何事不悠悠又卯時酒詩佛法讚醍醐仙方誇沆瀣未如卯後酒神速功力倍麗鑄牡丹詩愛惜不教催羯鼓更消卯酒看如何

煎茶增張籍詩欒看辰日合茶過卯時煎

夜課諸生增涑水記聞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仲淹常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仲淹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

澆書攤飯增書堂詩話東坡謂晨飲為澆書黃門謂午睡為攤飯

午甌茶增陸游詩僧分晨鉢筍客供午甌茶又篝火就炊朝甑飯汲泉自煮午甌茶

晝夜時刻器增元史天文志瓶尼額都爾傅多漢言晝夜時刻之器其制以銅如圓鏡而可掛面刻十二辰位晝夜時刻上加銅條綴其中可以圓轉銅條兩端各屈其首為二竅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

星辰以定時刻以測休咎背嵌鏡三面刻其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焉

采茶

增北苑別錄采茶之法須是淩晨不可見日晨則夜露未晞茶芽肥潤見日則為陽氣所薄使芽之膏腴内耗至受水而不鮮故每日常以五更撾鼓集羣夫於鳳皇山監采官人給一牌入山至辰刻則復鳴鑼以聚之恐其蹫時貪多務得也

加減太平錢法

增漏刻經十一月節晝用二十文太平錢匀鋪小盂底夜用空盂十二月節晝用太平錢十九文夜用一文自十二月節為始晝減一文夜添一文七日一次加減正月節晝用十一文夜用九文二月節晝用十文夜用十文三月節晝用九文夜用十一文自三月節為始每七日一次晝減一文夜增

一文四月節晝用一文夜十九文五月節晝用空盂夜二十文六月節晝用一文夜十九文自六月節為始每七日一次晝增一文夜減一文七月節晝九文夜十一文八月節晝夜各十文九月節晝用十一文夜用九文

自九月節為始每七日一次晝添一文夜減一文十月節晝用十一文夜用九文

造籌法 增漏刻經用薄木竹片皆可為如籤篦樣隨尺寸高下書寫時刻用探水定驗時辰更點尤是簡捷凡籌三十四分均布十二段每段該二分五釐惟寅申巳亥上分外加添四分謂維偏添之數也閏餘成歲折搓之數也今皆捷取小盂內分刻為驗甚徑更捷小盂分刻處相對先刻取二路以浮魚指點處是也凡一年十二月止用太平錢二十文隨月加減鎮壓小盂

造盂法 增漏刻經其法以銅盂二隻大一小一大者貯水初無定制小者重五兩高三寸四分面底並

闊四寸七分上下四直造之恐度量差殊當以太平錢五十文準其輕重造畢於盂底微鑽一竅如鍼眼大浮於水盆上令水顛倒自穴外逆通上入於盂中用籌探之水至子則子時至午則午時至一更則一更矣他皆倣此

下漏法

增漏刻經每日天曉日將出時將小盂浮於大盆水面上至日入時自然水滿小盂沈於水底為度却取出小盂去其水再浮水面上至來日天曉仍舊沈於水底昏曉二時俱以水滿為度定其晝夜其日停水之時切須濾出極淨毋使塵滓隘其水穴庶幾無緩迫之失

十二吉時方

增肘後經子時宜東西南方丑時宜西北方寅時宜四方卯時宜東南北方辰時宜東西南方巳時宜西南方午時宜北方未時宜南北方申時宜東南方酉時宜西南方戌時宜東西北方亥時

宜四方出行百事宜

曬蠶增韓氏直說曬簇上蠶後第三日辰巳時開開苫箔日曬至未時復苫盖如前

蠶室通風增王禎農書蠶一眠之後但天氣晴明巳午之間時揭起牕閒簾薦以通風日南風則捲北牕北風則捲南牕放入倒溜風氣則不傷蠶

飼蠶增務本新書初飼蟻法宜旋切細葉微篩不住頻飼一時辰約飼四頓一晝夜通飼四十八頓

除菊虎增農政全書菊梢長竹縛之夏至前後有蟲焉黑色硬殼其名曰菊虎晴而飛出不出於巳午未三時宜候而除之

吉將加時增選擇歷書善用時者使六神受制四殺沒於四維六神受制者螣蛇墮水火在壬也朱

雀破頭火在癸也勾陳入獄土在甲也元武折足水在坤也白虎燒身金在丙也天空被戮土在巽也如不得六神悉伏者宜就吉將加時亦可致吉日出為旦用晝貴神日沒為暮用夜貴神

物候

雞司時 增漢書五行志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註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埤雅易曰巽為雞兌見而巽伏故為雞雞知時而善伏故也讀書錄丑前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中雞亦鳴者陰氣動也

長鳴雞 增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嶲獻長鳴雞伺雞晨即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雞長鳴則一食頃不絕

鶴鳴 原相鶴經晝夜十二時鳴中律韓愈詩雀鳴朝營食鳩鳴暮覓羣獨有知時鶴雖鳴不緣身

慈烏巢樹增北史蕭祇傳祇子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為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則之未嘗有闕時以為至孝之感

潮泉原廬山記雞龍山有澗水深一尺餘泉湧如潮晷刻不差朔望尤大

報時猿原開天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修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即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為報時猿

六時水增録異記六時水在青城山宗元觀南二里對觀有峭崖高五百餘丈崖上授道壇昔甯真君與軒轅帝傳道之所每日六時崖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絶方輿勝覽常道觀南有六時水云六時灑水以代晷漏陰時即飄然而灑陽時則無吕汲公詩巖輝萬古照泉滀六時飛京鏜詩八千里隅東西境十二時分晝

夜泉

十二時蟲 增嶺表錄異十二時蟲五色者身尾長丈餘腦上連背有髻鬣草樹上行極迅速亦多在人家籬落間俗傳云一日隨十二時變色因名之埤雅蜥易日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

蒼鶴飛止 增太宗實錄太平興國八年十二月戊申上於禁中讀書自巳時至申時始罷有蒼鶴自上始開卷飛止殿鴟尾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語近臣宰相宋琪對曰此上好學之感也昔楊震方講閒有鸛雀銜三鱣魚墮於庭亦同其應

頃刻花 增太平廣記韓湘愈之姪自言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愈曰子豈能奪造化而開花乎湘乃聚土以盆覆之俄而舉盆有碧牡丹二朵

十二時盤　增清異錄唐內庫有盤色正黃圍三尺四周有物象元和中偶用之覺逐時物象變更且如辰時花草間皆戲龍轉巳則為蛇轉午則成馬矣因號十二時盤

正午牡丹　增夢溪筆談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日漸午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

蜻蝏　增埤雅蜻蝏飲露六足四翼其翅輕薄如蟬晝取蚊虻食之遇雨即多好集水上款飛尾端亭午則亭名之曰蝏以此

添色芙蓉花　增桂海花志添色芙蓉花晨開正白午後微紅夜深紅

潮期

增西溪叢語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魄虛於上下弦息於輝朒故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蠡海集潮之說多矣蓋潮本屬陰陰極則動月亦陰也與之同類月行過於子午極處則潮起初一二日卯時月在卯自卯順數一時一位當時至午位故午時潮初三初

四日卯時月在寅以寅加卯順數至未時在午位故未時潮初五初六日卯時月在丑以丑加卯順數至申時在午位故申時潮初七初八初九日卯時月在子以子加卯順數至酉時在午位故酉時潮初十十一日卯時月到亥以亥加卯順數至戌時在午位故戌時潮十二十三日卯時月在戌以戌加卯順數至亥時在午位故亥時潮十四十五十六日卯時月在酉以酉加卯順數至子時在午位故子時潮下半月與此同凡日臨子午海水必起但上半月晝為潮夜為汐下半月夜為潮晝為汐皆月行於子午之位也波濤洶湧者由江勢曲折沙潭深淺激之而使然也潮蹟一日一夜凡兩潮隨十二時遞為進退常差四刻

石蠹魚原夷堅志蔡州士人書室見小蠹魚陸離蜿蜒每日巳時見至午乃隱日日如此因捕得至午乃化為石奇妙天然明日巳午又蠕變如此後遇京師一內人曰此神物禁中玉兎玉鼠以時見同此

黄鷹毛色　增爾雅翼鷹毛色屢變無常故寅生酉就總號為黄黄周作鵃千日成蒼

驢鳴應更　增爾雅翼驢率以午及五更初而鳴說者云音隨時興晨夜不默仰契元象俯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是其事也

笓牡丹花　增聞見錄富鄭公留守西京府園牡丹盛開召文潞公司馬端明邵康節先生諸人共賞客曰此花有數乎請先生笓之既畢曰凡若干朶使人數之如先生言及問此花幾時開盡先生再揲笓良久曰此花盡來日午時坐客皆不荅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以驗先生之言次日食畢花尚無恙泊烹茶之際忽羣馬逸出與客馬相踶嚙奔花叢中既定花盡毀折

猫兒眼　原物類相感志猫兒眼知時有歌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寶鏡

猫兒眼睛隨時變子午卯酉一條線辰戌丑未兩頭尖寅申巳亥滴溜圓珍玩攷寶石出西南諸郡縣狀如猫眼其中光如猫睛能別時或尖或圓惟日午如一線其價千金

香篆文　增香譜近世尚奇者作香篆其文凖十二辰分一百刻凡然一晝夜已

米麴　增蠡海集酒因米麴相反而成稻花晝開麥花夜開子午相反之義故酒能醉人

古鏡　增洞天清禄集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此時則博碁中明如月循環不休

千年銅　增輟耕録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乗陰氣翠潤欲滴

未石　增續墨客揮犀朝議李芬好奇有異石高二尺許嵌硿可愛常置庭楹間每至日方未時即有氣出石穴中若煙雲之狀因目之為未石

狀元紅增陶朱公書紫茉莉一名狀元紅花紫葉繁早開午收三日後結子

子午花原陶朱公書金錢一名子午花午開子落吳人呼為夜落金錢

蠶子變色增農桑輯要蠶子變色要在遲速由已勿致損傷自變桑葉已生自辰巳間將瓮内取出舒卷提掇亦無度數但要第一日變三分第二日變七分却要紙密糊封了還瓮内收藏至第三日午時又出連舒卷須要變至十分

十二時竹增羣芳譜十二時竹產蘄州其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

稻花增羣芳譜稻花午開暮合開合皆於日中香甚有至七開七合者

午時蘭增福建志福安縣白雲山上有菴菴前兩池產蘭玉色向午開浮水面過時即沈人呼為午時

漏沟泉原黔記貴陽城外有漏沟泉一名聖泉一日百盈百涸應漏刻焉

曹溪寺泉增滇行紀略曹溪寺有泉甚清一日三潮以辰午酉三時水必漲滿其餘半涸

占驗

太白占兵增史記天官書太白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强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

用辰不用日增漢書翼奉傳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

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時為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註孟康曰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為邪

申時雨 增魏書王早傳時久不雨世祖謂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猶無片雲世祖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四合大雨滂沱世祖善之

未時大捷 增北史王春傳春少精易占齊神武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神武將退軍春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遂縛其子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

綠衣客 增清尊錄富韓公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適病足卧小室延康節至卧牀前康節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神其言因戒閽人曰今日客至立為通既午果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稠疊後十餘年脩裕陵實錄夢得脩撰韓公傳

晴雨占 增古今諺早霞紅丢丢向午雨瀏瀏晚來紅丢丢早晨大日頭

蠶熟 增農政全書清明午前晴早蠶熟午後晴晚蠶熟

日出早晏 增農政全書日出早雨日出晏晴老農云此言久陰之餘夜雨連旦正當天明之際雲忽一掃而捲即日光出所以言早少刻必雨言晏者日出之後雲晏開也必晴蓋日之出入自有定刻實無早晏也

耳鳴增百怪斷經耳鳴占子時左主女思右主失財丑時左主他喜右主口舌寅時左主失物右主心急卯時左主坎坷右主客至辰時左主得意右主行人至巳時左主凶右主大吉午時左主信右主親人至未時左主他役右主遠人來申時左主行人右主吉酉時左主失財右主吉戌時左主遠行右主康亥時左主吉右主凶

耳熱增百怪斷經耳熱占子時主有僧道來議事丑時主有喜事大吉寅時主有酒食卯時主有遠人來辰時主有喜事大吉巳時主失財物不利午時主有喜事來未時主有奇獲申時主有客來酒食酉時主女子至婚事戌時主有爭訟口舌亥時主有詞訟口舌

眼跳增百怪斷經眼跳占子時左主貴右主酒食丑時左主憂右主人思寅時左主行人右主吉卯時左

主貴人右主平安辰時左主客來右主害巳時左主酒食右主凶午時左主得意右主凶未時左主吉右主喜申時左主財右主文思酉時左主音信右主客至戌時左主他喜右主酒食亥時左主貴人右主官事

嚏噴　增百怪斷經嚏噴占子時主酒食丑時主女思寅時主女相和卯時主財喜辰時主酒食巳時主人來財午時主有客來未時主酒食申時主驚不利酉時主文人來求戌時主和合亥時主吉利

心驚　增百怪斷經心驚占子時有女人思丑時惡事不利寅時有客來卯時有酒食辰時有喜事巳時有大獲午時主有酒食未時有女人思申時主喜事酉時主喜信戌時有官客至亥時主惡服夢怪大凶

鴉鳴　增百怪斷經鴉鳴占寅卯時正東送物東南爭正南吉西南吉正西外人思西北酒食正北口舌東北病辰巳時正東風雨東南女客正南相命西南爭正西官訟西北貴人至正北相命東北親至午時正東爭

東南親客正南爭西南不寧正西送物西北酒食正北六畜至東北送物未申時正東凶東南凶信正南遠信

西南大雨正西吉西北親客正北失物在東北客至酉時正東公事東南外服正南故人西南相召正西客至

西北失物正北病東北客至

雲氣占 增陶朱公書早看東方有雲氣隨太陽上下不遠者此雲在日初出應巳午時巳午時隨太陽則應未申時未申時隨太陽則應酉戌時有雷雨

黑雲占 增陶朱公書太陽未出將晨之先看東方黑雲如雞頭如旗幟如山峰如陣鳥如星慝如龍頭如魚如蛇如靈芝如牡丹應當日未申時有雨或紫黑雲貫穿或在日上下者並應當日雨

雷信 增陶朱公書拂曉看南方黑雲最高謂之雷信應明日巳午時至中天而止應未申時

晴雨風占　增陶朱公書青龍風急大雨將來朱雀風回烈日晴燥白虎風生必有雨霧元武風急雨水相隨寅卯時為青龍巳午時為朱雀申酉時為白虎亥子時為元武隨方起風應乎雨晴

雜紀

三刻踰溝　增左傳齊伐我師及齊師戰於郊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

下漏決漏　增史記司馬穰苴傳穰苴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日中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

間不容息　增史記張耳陳餘傳張耳陳餘說武臣曰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

分寸陰　增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晉書陶侃傳侃性聰敏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滯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孟簡惜分陰詩業廣因功苦孝孝志士心九流難酌挹四海易消沉對景嗟移晷窺園詎改陰三冬勞聚學駟景重兼金刺股情方勵偷光思益深再中如可冀終嗣絶編音

神光燭燿　增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朕飭躬齊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並見或興於谷燭燿齊

宫十有餘刻

鸞鳳集宫闕　增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詔曰鸞鳳又集長樂宫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

留十餘刻

賜閒竭思 增漢書鮑宣傳顧賜數刻之閒極竭毣毣之思註刻漏刻也閒空隙毣音沐謹愿貌

抱箭指刻 增張衡渾天儀制盖上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十二時神 增遁甲開山圖註五龍治在五方為行神天皇凡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五龍之跡為十二時神也

天廄 增晉書天文志東壁北十星曰天廄主馬之官若今驛亭也主傳令置驛逐漏馳鶩謂其行急疾與晷漏競馳也

候日蟲 增洞冥記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

之間如黃鸝之音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曰候日蟲

子午臺 增拾遺記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有宛渠之民二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

上殿不下 增梁書賀琛傳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

限刻成詩 增南史謝裕傳裕孫微位中書舍人魏中山王元略北還梁武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又到沆傳武帝宴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三刻便成

下無姦隱 增北史魏太武紀帝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無以措其姦隱

喜氣抱日　增北史蔣昇傳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頻軍潼關周文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黄紫氣抱日從未至酉周文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

給漏刻　增北史奚斤傳自魏初大將行兵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

增減刻法　增隋書天文志光武之初亦以百刻九日加減法編於甲令為常符漏品至和帝永元十四年霍融上言官歷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漏刻隨日南北為長短乃詔用夏歷漏刻依日行黄道去極每差二度四分為增減一刻

袁充漏刻　增隋書天文志開皇十四年鄜州司馬袁充上晷影漏刻充以短影平儀均布十二辰立

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其二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今列之云冬至日出辰正入申正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子丑亥各二刻寅戌各六刻卯酉各十三刻辰申各十四刻巳未各十刻午八刻右十四日改箭春秋二分日出卯正入酉正晝五十刻夜五十刻子四刻丑亥七刻寅戌九刻卯酉十四刻辰申九刻巳未七刻午四刻右五日改箭夏至日出寅正入戌正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子八刻丑亥十刻寅戌十四刻卯酉十三刻辰申六刻巳未二刻午二刻右一十九日加減一刻改箭

馬上刻漏

原隋書耿洵傳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

金丸候時

原舊唐書拂菻國一名大秦王室凡有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有

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

還第休沐 增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受命出師 增唐書高崇文傳始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冦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巳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具

日觀望日 增唐書天文志十三年南至岱宗禮畢自上傳呼萬歲聲聞於下時山下夜漏未盡自日觀東望日已漸高據歷法晨初迨日出差二刻半然則山上所差凡三刻餘

覩貯北斗 增酉陽雜爼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㓜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

行開元中丞上敬遇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罪姥訪一行求救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内徙大甕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羣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令寘甕中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明皇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盛德所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出繫乎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明皇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

驢運糧 增酉陽雜俎西域厭達國有寺户以數頭驢運糧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

望氣占候 增望氣經凡望氣占候皆在子午卯酉之時太乙初移宫皆有氣見可以測之夕則日入

時朝則日出時夜則夜半時中則午時

報時鐵　原唐詩紀事段成式博學强記嘗於私第鑿池得片鐵命尺周量之笑而不言寘之密室時窺之則有金書十二字報十二時也

雲雨氣圖　增歷代名畫記古之秘畫有章賢十二時雲雨氣圖

伐鼓舉烽　增宋史薛季宣傳季宣令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

遇事沛然　增宋史楊繪傳為開封推官遇事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率沛然仁宗愛其才欲超置侍從

蚤作視事 增宋史沈遘傳名知開封蚤作視事逮午而畢出與親舊還往從容燕笑沛然有餘暇

良馬致遠 增宋史岳飛傳飛入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致遠之材也

慶雲 增冊府元龜乾元元年四月甲寅帝親行享廟禮并祭昊天上帝禮畢有慶雲見於日之南自卯及辰久而方散有頃朔方告破賊

頒漏 增夏竦頒州蓮華漏銘序景祐中更為頒漏再考晷度以拚渾在南北古法晝增一刻夜損一刻青社稍北晝增三刻夜損三刻頒處拚青之間晝增二刻夜損亦如之

更點 增事物紀原更點起於易繫九事重門擊柝之説自黃帝時也演繁露夜分五更者以五夜更易為

名也顏之推曰五夜謂以甲乙丙丁戊記其次也點者則亦下漏滴水為名每一更又分為五點也杜甫詩五更三點入鵷行四季須知夜有五更更有五點更點二十五聲今府縣去五更後二點又去初更前二點首尾止二十一點故禁人曰一更三點放人曰五更三點

三時山 增圖畫見聞志張詢南海人避地居蜀善畫吳山楚岫枯松怪石中和間嘗於照覺寺大悲堂後畫三壁山川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晚景謂之三時山人所稱異也

龍虎交 增聞見錄道樞之說博而寡要王清叔云莫要於龍虎交其說以巳午兩時絕思慮假寐則龍虎自交不假修為

法當閉鑰 增竹坡詩話李京兆諸父中有一人嘗為博守者不得其名其人極廉介一日迓監司於

城門吏報酉時守亟命閉關已而使者至不得入相與語於門隙使者請入見曰法當閉鑰不敢啟關請以詰朝奉迎

過午不食原老學庵筆記佛經戒比邱非時食蓋其法過午則不食也而蜀僧招客暮食謂之非時法苑珠林食有四種旦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巳後同於下趣非上食時故曰非時也

禁鼓六更增演繁露王禹玉詞云焚香熏熨赭黃衣恐怕朝陽進御遲禁鼓六更交早直歸來還直立班時謂六更者明宮鼓五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為五更故五鼓終時竟早於外間耳鼓節未嘗溢六也

何蓑衣 增程史姑蘇何蓑衣淮陽朐山人本書生也寓於郡一旦焚書裂衣遁去既而歸被草結廬於天慶觀之龍王堂佯狂妄談久而皆有驗卧草中不垢不穢晨必一至吳江渡馬郡至吳江五十里往反不數刻

桂林岩洞 增鶴林玉露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至於暗洞之瑰怪尤不可具道余甞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岩出於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

試秀才 增玉海杜正元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左僕射楊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襃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了素

曰誠好秀才弟正蔵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木賦几賦弓銘應時並就

祀鬼 增睽車志人以子時祀鬼言子者鬼也

燈漏 增元史天文志燈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為之其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日右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首張吻轉目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二隨珠俯仰又可察準水之均調燈毬雜以金寶為之內分四層上環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週次為龍虎鳥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躍鐃鳴以應於內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辰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鉦鐃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三鉦四鐃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於櫃中以水激

之

更報增岩棲幽事山鳥每至五更喧起五次謂之更報葢山居率真漏聲也

人神所在增子午經子時踝丑時頭寅時目卯時面耳辰時項口巳時午時胷脇未時腹申時心酉時背脾戌時腰陰亥時股又建日申時頭除日酉時膝滿日戌時腹平日亥時腰背定日子時心執日丑時手破日寅時口危日卯時鼻成日辰時脣收日巳時足開日午時耳閉日未時目

玉洞雙開原輔談欲知時辰陰陽常别以鼻鼻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所謂玉洞雙開也

元氣升降增霞外雜俎人生元氣亦有升降子時生於腎中此即天地一陽初動感而遂通乃復卦

也自此後漸漸升至泥丸午時自泥丸下降於心戌亥歸於腹中此即天地六陰窮極百蟲閉關草木歸根寂然不動乃坤卦也靜極復動循環無端其至妙又在坤復之交一動一靜間即亥末子初之時

夜刻增梁元帝詩雞人憐夜刻鳳女念吹簫鮑溶詩金飈爽晨華玉壺增夜刻

新刻增王褒漏刻銘器遵昔典景移新刻

舊刻增薛道衡詩金徒列舊刻玉律動新灰

晝刻增杜甫晚出左掖詩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羊士諤詩雲披綵仗春風度日暖香階晝刻移

頃刻增戴叔倫白苧詞大家為歡莫猶豫頃刻銅龍報天曙曹松夏雲詩勢能成岳仞頃刻長崔嵬

短刻增蔣防惜分陰賦惜分陰於短刻期碩學於緗緗

三刻
增張籍詩宮中玉漏下三刻朱衣導騎丞相來

五刻
增王建詩五刻閤前卿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

七刻
增姚合寄令狐相公詩拜表出時傳七刻排班衙日有三公

犯卯過申
增馬異詩不須愁犯卯且乞醉過申

四刻
增杜牧詩雪後新正半春來四刻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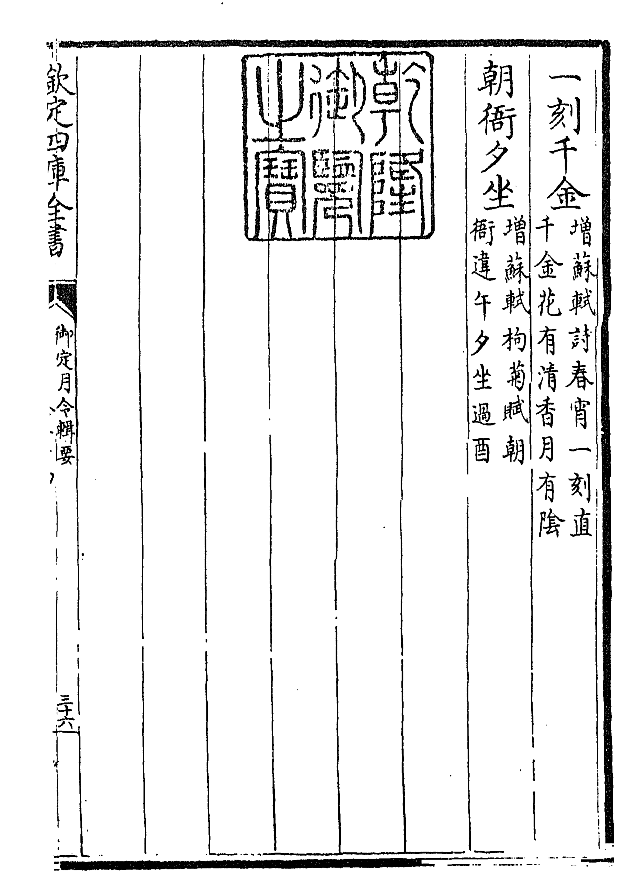
四百刻
增杜牧詩飲酒論文四百刻水分雲隔二三年

三十刻
增方干詩日晷未移三十刻風騷已及四千言

添刻
增司馬光詩暖日初添刻東風乍襲衣

一刻千金 增蘇軾詩春宵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

朝衙夕坐 增蘇軾枸蔔賦朝衙逋午夕坐過酉



御定月令輯要卷二十四